

人文教育究竟何为？——大学生的四个 learn

许纪霖

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）

摘要： 所谓的人文教育，最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，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，更重要的是培养有知识、有教养的博雅之士。如何培养博雅之士？本文提出了对于大学生的教育来说，应该提倡四个 learn: learn to know, learn to be, learn to do , learn to together（学习知识、学习做人、学习做事、学习相处）。

关键词： 人文教育；大学生

中图分类号： G0

文献标识码：

今天我们许多人都在谈大学人文教育，但人文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是否开一些通识课程，让学生读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，或者了解莎士比亚、歌德，就是人文教育？如果对人文教育作如此狭隘的理解，那么对于学生来说，通识课程无疑又增加了一点死的知识，而已。所谓的人文教育，最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，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，更重要的是培养有知识、有教养的博雅之士。如何培养博雅之士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讨论 21 世纪的报告中说，大学教育应该鼓励学生在大学里面学习四个 learn: learn to know, learn to be, learn to do , learn to together（学习知识、学习做人、学会做事、学习相处）。

在我看来，当大学生的目标在这四个 learn 上平衡发展时，大学的人文教育才能说真正落实到了实处。

大学之所以为大学

大学并不完全是一个乌托邦，而是从得它的历史来看，虽然我们经常说我们中国的大学很古老，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千年的历史，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还是起源于欧洲，最早大学产生于法国、意大利，然后再到英国，像我们所熟悉的牛津、剑桥，都是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。大学 university 这个词，按照它原来的含义其实包括两个方面。第一个，university 是一个地方，一个可以接纳来自世界各地学生的地方。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欧洲是由宗教统治的，那么罗马教会领导的基督教并不是单单一个民族的，他普渡众生，是全人类的，最起码是白人的、全欧洲的，那么这个传统就保存了下来，越是好的大学，越是国际化的大学，留学生就越多。越是差的大学就越是 local，所以我们说对大学来讲开放是第一个标准。第二个，大学是提供博雅教育的地方，培养绅士的地方，在欧洲绅士就是贵族，无论是法国的巴黎大学、德国的洪堡大学，还是英国的剑桥、牛津大学，都是以这条为宗旨的。在教会以外之所以还要组建大学，其目的就是要培养有知识的贵族，那个时候的知识可能跟我们今天理解的有些不一样，我们今天更注重应用性的技术，而那时人们更偏向于陶冶性情的知识。所以他们培养的人都是些博雅之士。

不仅是欧洲，这两点也一样是中国教育的传统，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虽然没像柏拉图那样有个书院，但是他弟子三千，也形成了一个教育的空间和氛围。从孔夫子开始，一直到后来

宋代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书院，包括岳麓书院啊，白鹿洞书院啊，东林书院等等许多著名的书院，你会发现他们的教育理念很接近欧洲大学的风格。一是它包容性很强，不仅仅只接纳本地人士，而是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于儒学研究的学子，这些学子常常不满于科举，当年的科举跟我们今天的应试教育差不多，是学不到什么真东西的，所以他们要到书院里面来寻找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而书院，按照中国的传统，主要不是传授知识，而是教你做人，做什么人呢？成为一个儒家所认为的有道德的君子，一个知书达礼的君子。

同样是博雅的教育，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，大学起源的目标是非常非常明确的。那么这么一个非常清楚的理念为什么到了今天就被模糊起来了呢？这个与工业革命，特别是二战后大学的大规模发展有关系。本来大学是少数贵族、精英才能去的地方，不要说那么古老，我是文革后第一年恢复高考时读的大学，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。我们作为第一届恢复高考的大学生，那人数非常少，比现在的博士生还少。那个年代的大学是非常精英的。

随着二战后全世界大学的普及、平民化，大学数量剧增，它教育的性质目标自然就发生了变化。现在很多大学生甚至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卖知识的市场，我交了学费，是购买知识，你老师站在讲台上，不过是在出卖知识。双方是一个贸易关系。学生把上大学仅仅看作是买一种专业技能的过程。这样一种看法实际上今天非常流行，有不少学生、家长以这样的标准来选大学。虽然现在不少学校摇身一变都改名叫大学了，但是大学不是专科学校，他是 university，他是一个综合性的、培养博雅之士的地方，这就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和一所专科学校最大的差别。大学来主要是来感受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氛围，培养博雅的素质。

那么，今天一所真正的 university，公认由什么组成的呢，有三部分：一是在教学方面他是一个学术性教学，决不是应用性的，而是带有研究性的教学。二，大学也同时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机构，正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所说，大学之大，不在于有大楼而是有大师，可惜的是中国今天的大学都热衷于盖大楼而不注重培养大师。第三点最重要，是创造性的文化氛围，看一个大学是不是好的，就要看在校园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创造性的文化生活，这个文化是广义的，包括文学、艺术、科技，乃至各个方面你所能想象的它都有。以上就形成了大学的三个很重要的组成标准。也只有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说这是一所真正的、理想的大学。

这些标准是欧洲大学的传承，尤其以后同学们有机会出去到国外大学感受一下就会发现。今天我们中国的大学，给人感觉与外面差不多，也都是俗人呆的地方，清华北大现在成为考试精英朝圣的麦加之地，一到暑假，全国各地的学子就组团举着小旗来清华北大旅游，在北大未名湖畔，清华牌楼前宣誓：我一定要考上清华北大！这些举动背后根本不具有神圣性，考上这两所大学只是一个非常世俗的目标。但是如果你到了那些个非常古老的大学，牛津、剑桥，美国大学算年轻的，像哈佛、耶鲁，就非常不一样，我在哈佛作为访问学者待过半年，哈佛大学可以说其貌不扬，老的哈佛校园可以说比我们一个学院还小，三分钟就可以兜下来了，矮矮的几幢楼，连校门都没有，当然没有我们聊城大学几千万建个大门那样壮观。但是你一进哈佛，站在哈佛广场，就会感受到一种神圣性，这种神圣性实际上是它的历史传统留下的，让你感到那真是一个学术殿堂。哈佛有个传统，不管是美国总统还是比尔·盖茨来了，它都不会给你搞一个什么盛大欢迎仪式。任何人哪怕总统哪怕教皇去，都要低下他昂贵的头，为什么？因为哈佛所代表的那种知识的严肃性、神圣性，即使在金钱、权力面前也丝毫不贬值。但是那种氛围就是令你然起敬。我有个同学，毕业后下海经商了，老是嘲笑我，说你们搞学术什么破玩意，这些我都玩过，有什么意思！结果有一年他到美国商务旅行，回来对我说：“我去哈佛了，一进门，那个学术气氛，原来还是很神圣啊！那一瞬间我突然很冲动，算了，钱真没什么用，还是回到校园干学术吧。但一回到中国，看看中国这些学校，想想还是算了吧”先不要讲抽象的理念，就是校园感观上的这种神圣性，我们这里也破坏得差不多了。而在国外，那些古老的大学，那种学术的庄严感至今不散，在欧洲传统里面当初

教会所带来的那种神圣性今天还很浓。哈佛被全世界称作学术的麦加，大家都去朝圣，原因也就在此。

当我们了解了大学之所以是大学以后，就可以接下去理解为什么大学生要学四个 learn 了。

learn to know(学习知识)

大家都知道，到大学来就是学习知识。但是学什么知识呢？这个恐怕就不是每一个同学都清楚的了。学专业是当然的了，但大学是培养博雅之士的地方，所以，学习专业以外的知识尤为重要。这里我们会遇到一个博与约的问题，博是博雅，约是指你能化约一个专业的知识，这两个东西之间可能会有点紧张，有些同学讲：老师，我们学专业都忙不过来了，还有多少时间学专业以外的知识呢？实际上，其实我们今天的大学体制有很严重的问题，有一个流毒还没有肃清，就是全盘俄化的流毒。我们今天大学的专业分得这样细，可以说全世界少有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的大学，还有美国的大学，你考进的时候完全不分专业，大一大二完全是通识教育，大三大四才有所谓的专业供你选择，我们现在的高考，家长和小孩煞费苦心考虑高考选什么专业，一个高中生刚刚被应试教育搞得昏头昏脑的，他搞得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专业吗？他的选择只能按照世俗眼光去衡量，以后什么能赚大钱，什么比较吃香，就选什么。结果考进去以后发现其实自己未必喜欢。一个人最痛苦的，除了嫁错人以外就是选错专业。嫁错人还可以离婚改嫁，选错专业再改，代价就大多了。国外的大学直到大三乃至大四才开始渐渐细分专业。当你修了很多门课后，心灵逐渐丰满起来，真正发现了你的兴趣所在，才开始选择专业。到底自己喜欢什么，适合什么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次性的决断，但是中国现在的大学却是一次性买断。

不少读书好的同学，专业知识学得常深，但是比较忽略专业以外的知识。前面讲过，大学和职业学校的差别，它不是培养专业技能的，而是培养综合素质的，综合素质像褒鸡汤一样，是慢慢炖出来的，而不是靠某种专业技能练出来的，这就是一个好的大学和一个专科类大学学生的最大差别。那些被大家公认为金饭碗的跨国公司招新员工的时候，人家根本不看你专业，它只看你出身什么学校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是个人才，我花半年一年时间培训一下专业技能就可以了，技术没有什么难的。但是你这个是不是一个心灵丰富，知识全面，有创造性的人才，这是需要好环境熏陶的，传统社会讲究好人家出身，现代社会则看是否好学校出身。所以这些跨国公司根本不问专业，只问学校。

为什么好的学校出来的人社会比较欢迎呢？因为他的知识面非常宽广，他受到了比较好的博雅教育，他是有创造性的，并不只是掌握了某门技能。从这点而言，learn to know 这里大有文章可做。至今我还很怀念我的大学生活，那时候专业学习比较枯燥，最有趣的是自己坐在图书馆里面乱看书，乱翻杂志，然后听各种各样相干的乃至不相干的讲座，这些讲座你当时问我有什么用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慢慢地，你的人格，你的心灵，你的知识就被这样一个氛围熏陶出来了，好的大学你进去就会发现，墙上贴满学术讲座的海报，而不是那些实用性的传单。哈佛大学每天各院系、研究中心的讲座加起来有几十个。以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为例子，一周平均就要有二、三次讲座。那是真正的大学氛围。要学知识哪里学不到，到新东方去可能还比我们大学学的更好呢。然而，新东方没有讲座，只有大学才有这些“乱七八糟”的讲座，而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讲座来熏陶心灵。博雅之士在大学里不用专门去学，就是一个熏陶的结果。

现在人们都很关心大学排名，这是最不懂大学的外行人做法。看一个大学是不是够优秀，首先要看他有没有传统，有传统的就是好学校。当然传统是各种各样的，你选择了一所大学就选择了他的传统，比如说在美国，绝对不是像中国那样，按照什么量化标准，每所大学都

想成为清华北大，如今清华北大也越来越没有特点，基本上是千校一面。真正好的大学不在于他的大，而在于他的传统，美国的大学真的非常多元，你看，哈佛地处美国东部的新英格兰地区，基本上是欧洲大学的传统。那么到了西部的斯坦福大学就不一样了，斯坦福完全是一所美国的大学，他十分注重创造性，更美国化，注重应用性，所以在大学旁边可以发展出来一个硅谷。斯坦福还有个邻居，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，伯克利被称为贫民的哈佛，在美国公立大学里面它是公认的第一名，充满了前卫和反抗的精神，60年代反越战时伯克利冲在前面，各种各样的嬉皮士、同性恋云集。当年福科到美国去，其他学校不去，独独选择了伯克利，他觉得这是他心灵可以栖息的场所。到今天伯克利还有个广场，这个广场上还有各种流浪者和乞丐，在中国早就被城管给赶走了，但是伯克利认为这是学校的传统，可以容忍异端，这是从60年代遗留下来的反战传统。

而今天在中国，大学仿佛只以大取胜，越大就越是“大”学，拼成一艘艘航空母舰，像浙大和吉大。而在美国，有一个小小的大学经常压过哈佛耶鲁，排在第一名，这就是非常小的普林斯顿大学，普林斯顿之小你难以想象，一共才两千名学生，它拒绝办商学院、法学院这类应用性学院，它接受的是欧洲古老传统，认为大学应该发展那些理论性的学科，像数学、物理、人文社会科学…这些所谓形而上的东西。普林斯顿完全没有应用学科，但是他的学生非常精英，他每年从校友里面得到的平均捐款远远高于哈佛。你进了普林斯顿大学后感觉会非常强烈。余英时先生所在的历史系，那幢楼历史悠久，当年爱因斯坦在这里办公，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在这里诞生，余先生最后又在这里执教…这就形成了普林斯顿大学非常精英的学术氛围。

博与雅的结合，就是一种有用的知识和好的知识的平衡，今天的社会很实际，都在比较这个有用，那个没用，我们很多同学也都是想考出个证书，积累些有用的知识，但实际上真正能够培养人的心灵的，更重要的是那些没有用的知识，那就是我称之为好的知识。一个博雅的心灵它是由很多好的知识塑造起来的。王小波有一篇杂文里面讲，他读大学时他在人民大学，读的是经济，在高等数学课上，来的是位老先生，他上台讲的第一句话是，我今天讲的是高等数学，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高等数学没有用，但却是好的知识，这句话让王小波一生受用。现在很多人脑袋里装的都是有用的知识，这样的人发展空间很有限，最多是个一流技术人才，只有装满好的知识的人，他才有创造性，才见过大世面，他有想象力，有用的知识不给你想象空间的，他教给你的，是一套规则，而不是如何突破和创造。前不久，我在校报读到整整一版介绍华东师大的出身的儒商，读完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儒商大部分都不是商学院出身！江南春是中文系的，他最早热衷写诗，后来把写诗这个创造力运用到商业中去：坐电梯时突然想到这个电梯里可以搞广告啊！后来他建立了分众传媒，果然一鸣惊人，显然他的灵感来源于平常写诗所形成的想象力。不是商学院毕业的，后来生意场上为什么也做得那么好呢？这就是他们有一些技术以外的知识，即使到了商场上，慢慢靠着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大获成功。所以我们看到好的知识，千万不要以有用没用来衡量，好的知识平时可能没有用，一但有用的时候就有大用，而且终生受用。

learn to be （学习做人）

大学只要是培养博雅之士，那么做人，learn to be 就是大学培养的中心目标，从中西方的传统来看，这是比 learn to know 更重要的一个目标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双料博士冯象前不久在接受采访时，讲了一段话，他说，美国的法学院，像耶鲁，从来不把培养专业人才当作自己的目标。那么耶鲁培养什么呢？培养的是品质优异的学生，至于他以后是当律师，当法官，还是当总统，乃至去好莱坞写剧本，都是法学院学生的选择。美国最一流的法学院从来不给学生设定目标，他就是培养一个优秀的、领袖式的人才，这才是他的宗旨。

我们现在也有不少大学自认为是一流大学，要培养一流人才，怎么是一流呢？培养学生从大学起会打高尔夫球！他们觉得一流大学就是要培养贵族，什么是贵族，他们心里也不清楚，大概以为打个高尔夫球就不得了。那么国外的大学又怎样培养贵族呢？其实贵族的传统含义根本不是中国人以为的打高尔夫球，骑马，打猎这些特权。真正的贵族在大学里面有两个含义，第一，它要培养你作为贵族的自律精神。牛津、剑桥，还有好多欧洲的大学，至今还保持了学院的传统，如国王学院、女王学院、三一学院……学院过的是集体生活，里面的学生完全是按照训练贵族的方式培养的。实际上过去的欧洲贵族，放在今天你们都不愿去做，逃避都来不及。欧洲执行长子继承权，不是长子就要当骑士，要出去打仗。尊为贵族，所以就有专门的学校来训练他们，这个训练是像清教徒一般的生活，非常辛苦，条件简陋，纪律像军队一般的严明，今天身为英国的王子，威廉王子，哈里王子，哪怕是到伊顿公学读书，传统还是那个，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道德、生活的自律，非常严谨。贵族把什么看得最重要？是荣誉。这个传统也被西方的大学继承下来，他们把自己母校的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。国外的大学都有个校徽，为什么要有校徽呢，这是因为过去的名门望族都有自己的族徽，而校徽也渊源于此。这个大学的校徽代表着你这个家族、这个大学的荣誉，你的一生就和这个荣誉捆绑在一起。在国外你是什么大学出身，你一生的行为规范就和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了，校友对学校的认同感很强，一生都会按照母校的传统去生活，捍卫母校的尊严。校友里面要是出了败类，发生抄袭了，所有的校友都会觉得是极大的耻辱，抄袭者会被严厉地清除出大学。

我们今天讲八荣八耻。靠什么维持八荣八耻？靠国法？法是个外在的戒律，虽然说天网恢恢，但是疏而有漏的太多了，靠个人自律？个人自律是有限的，我们也不可能象过去那样修身养性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，那就是荣誉。在国外的大学，尤其是私立大学，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，来自校友的捐款。为什么要捐款？他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回报。我是哈佛学生，毕业时找到了好的工作，这个荣誉是我的母校给我的，所以我要给母校回报。

第二点，贵族并不是靠打高尔夫球把自己和平民区别开来，你越是贵族，越要关心平民，要和平民打成一片。每到周末，几乎所有哈佛的同学都会自觉的到社区去做义工，比如在华人社区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哈佛的同学在那里帮助新来的华人移民学英语、如何报税纳税。当年我在波士顿的一个教堂参加过英语口语提高班，不用交学费，我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，哈佛商学院毕业，在一个大银行上班，平时非常非常忙，但是她每周还是抽出两个半天到教堂来做义工，教英语。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做？她说了两句话，第一句话说：“这是哈佛的传统”；第二句话说：“我这一周里面，只有这两天是真正为自己工作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”什么叫贵族气质？不是今天许多中国的媒体所宣传的那样，与平民隔绝，高高在上。那不是贵族，靠开宝马车、打高尔夫球包装自己的，是伪贵族，只是没有精神底蕴的暴发户而已。

learn to do（学习做事）

要成为贵族，首先要学会做事。我刚才说的都是些大事，但是大事不是一天做出来的，金字塔不是一天建起的。要能够做大事，首先要学会做小事，学会做各种各样的小事，这是大学特别要熏陶的。我们有一些同学，书读得很好，但有一个能力非常弱，就是不会做事。今天我们很多同学出去找工作，给人感觉，大事不会做，小事不想做。报纸上报道，好多学生名牌大学毕业，复印机不会用，最简单的传真不会发，这些小事情，可能有些是一学就会，但是很多能力是要积累的。所以在大学里面除了书读好以外，还要学会做小事情，这是一种能力。现在我们大学有各种各样志愿者的团体和活动，还有许多勤工俭学的机会。哪怕学生时间再紧，也一定要去参加这些活动，重要的不是你从中得到了什么金钱的回报，而是学会做事。这是很重要的。

我有几个博士生，是农村来的，家里比较贫困。为了表明自己会全心学习，就对我说：“老师，我宁愿生活苦一点，也坚决不打工”。我对他们说：“你错了，最出色的学生，书要读的好，工也要打的好，这才是好学生”。在国外的学校里面，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，许多学生都在打工，还是中国学生觉得丢脸的工：在学校附近的餐馆和咖啡馆里做服务员。今天中午是你的同学来给你端菜，晚上就变成你为他服务了。这是很平常的事，通过做这些，他们要提升自己的生活能力。这不是为钱，主要是锻炼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能力。

正因为小事做过了，以后才能成就大事。不要以为不做小事直接就能成就大事。不要拒绝做小事，只有一点点做起，每一个细节都把握才能做成大事。我们现在有不少同学找工作，败就败在细节上。现在不少大学生、研究生的求职简历，大部分是千篇一律，没有什么亮点。用人单位想看到的，除了成绩这些硬指标之外，还要看你是否有过社会阅历，比如暑假里面到什么公司兼过怎么职，参加过什么志愿团体，有过什么相关的社会实践，在大学里面是否领导过什么社团。学校里面有没有领导过社团……这些都是闪光的地方，是拿得出手的地方，让我知道你是干过小事情，你是能干小事情的。但是，在这方面，大部分同学是一片空白，非常苍白。在国外大学生参加过太多太多的志愿团体，学生社团，乃至各种义工，小事做的太多了，所以他们一进公司，就非常迅速地适应了公司的节奏。现在同学们都想进大公司，因为大公司收入高，发展前途好。但是公司文化不是大学文化，大学还能容忍散漫、随便。今天的公司像军队一样，非常严谨，越是好的公司越严谨，尤其是外企，那整个氛围非常严格，学生如果要进去，就要适应这种文化，很多时候就是做小事培养起来的。

波士顿每年到九月份，在中央公园就有一个全市志愿团体联合搞的招募新成员的大会。这个热闹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，比上海搞国际车展还热闹。这全是义工，没有报酬，自己还要贴车费、贴精力，但是这么多人，他们就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，而这些经历填在求职表上、履历表上都是闪光点。江南春现在成了亿万富翁，但当年却是从搞推销、跑腿开始的。因为他当年竞选校学生会主席，要请每个系的学生会主席吃饭，一圈请下来欠债一百六十块，为了这一百六十块，他出去拉广告，这都是从小事做起，跑着跑着，就跑出了灵感，搞出了分众传媒，占有了全国 70% 的户外广告。所以，对于大学生来说，learn to do 首先不是大事，而是小事和实事。

learn to together （学习相处）

我们可以发现，今天的社会非常注重团队精神，不要说公司，就是在大学你搞研究，都是形成各种各样的团队。有些人很有天分，但是他很不善于与别人交流，也不善于与别人合作，这就无法担当大任。今天在大学里面，如何学会与别人相处，如何具备团队精神，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培养的。欧洲的贵族为什么要在学院里培养集体精神，而不是个人的修身养性？因为骑士们外出打仗不能自说自话，要有严格的纪律和合作精神。1995 年我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时候，住在圣约翰学院。按照英国的模式，大学不仅有各种专业的院和系，除此之外还有学院。这个学院意味着什么呢？它不是教学和研究机构，而是一个老师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团体，是一个 community。圣约翰学院就是这样，他是一个宿舍，但又不仅是宿舍，功能非常丰富。学院里的人来自于不同的专业和不同的国家，除了上课，他们平时的各种活动都是以学院为单位进行，学生之间的比赛也都是学院与学院之间的较量。学生的荣誉感除了大学，就是所在的学院。教授除了所在的系之外，也属于某个学院，因为他要和那个学院的学生有交流。香港中文大学也是这个模式，他们有新亚书院、崇基书院、逸夫书院、联合书院四大书院，每个学生都归属为一个书院，虽然住在里面的同学系科不一样，在这里过的却是完全的集体生活。

我在圣约翰学院的这个集体里面感受是非常深刻的。学生非常自由独立，生活条件是

很好的，每个学生一间房间，虽然不大，但是独立而舒适。学院规定每个进了这个学院的学生每年要做一个学术报告，向其他学科的同学介绍你的最新研究成果，因此同学们得到的知识是异常丰富的。其次就餐是集体的，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每周的菜是事先安排好的，在晚餐时间里，除了吃饭，就是大家围坐在餐桌前自由聊天。因为都是来自全世界五湖四海，有英语好的，也有英语差的，但非常自由，谈天说地，什么都聊。还有丰富多彩的体育比赛，各种各样的兴趣协会，那个活动之多，真是不能想象，我印象最深的活动是那年十一月，那是加拿大的感恩节，按照北美的传统，感恩节一家人聚在一起，主食就是火鸡。如果谁家里吃不上火鸡，这说明这家里已经穷得不像话了，就像中国的穷人春节水饺都吃不上一样。那一年圣约翰学院里举行了一场慈善拍卖会，拍卖所得将捐给银行，这笔善款专门用于免费给穷人发放火鸡。考虑到都是学生，就设定了一个上限，最高出价者不能超过 50 加元。拍卖是象征性的，拍卖品也不名贵，都是学生喜欢的各种好玩的礼物。但是，在整个拍卖过程中的氛围，与电视上看到的大款们的拍卖会没有什么差别，程序是一样的。学院通过这种方式来训练你怎么组织拍卖活动，怎么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。

大学最重要的一课是训练如何参加社团、组织社团。如果学生在大学期间没有参加过任何社团活动，那么他的大学生活是有欠缺的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与别人相处。越是好的大学，培养的学生目标就越高。哈佛大学说，我们培养的就是领袖，社会上的各种领袖，不论是商界领袖，政界领袖还是知识领袖。北大现在也说北大就是培养领袖的。当然不是说人人都要当领袖，但是有没有当领袖的潜力，是学生今后事业上能走多远的一个标志。

上海复旦附中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人物，这个人物就是前年被哈佛大学提前录取的女同学汤玫捷，那一年全亚洲只有两个被哈佛提前录取，当时那个新闻很轰动，我还写过一篇文章，叫《哈佛需要什么样的人才》，因为这个汤玫捷在复旦附中里面按照成绩排名在百名之外，不算最拔尖。但正是这样一名学生却为哈佛看中，看中她的什么呢，不是汤玫捷的成绩，而是汤玫捷的领导力，她具有的潜在的领袖气质，她高二的时候作为交换学生在美国高中生活过一年，她在那个学校里面已经表现出非常突出的领袖能力。在美国考大学，领袖能力是非常重要的，一流大学要培养的，就是领袖人才。汤玫捷就是因为这个才华让哈佛给看中了。后来她果然才智不凡，到了哈佛以后，学生个个自命不凡，但汤玫捷依然还是精英中的精英。她在大一的时候组织了哈佛和全球中学生领袖高峰会议，还拉到了大笔赞助，然后回到浦东召开了这个会议，与会的不仅有哈佛学生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高中生领袖。后来纽约时报一个整版，专题报道了汤玫捷的成功。以前中国人不是这个形象，是她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学生的一些看法。

大学的人文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教育，它是有形的，通过各种人文的、科学的、社会科学的通识课程加以引导，在许多时候更是无形的，是一个大学的讲座、社团、学生活动、教授的气质、校长的风范等诸无形的因素熏陶出来的。今天的大学是什么氛围，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什么样的风格，未来的中国就有什么样的前景。

What is Humanist Education for: the four learning of undergraduates

Xu jilin

(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)

Abstract: To humanist education, the key is to change the education ideas. University is not only a field of teaching knowledge, but also a place to develop the cultured polished and learned men. How to develop the character? The paper raises four learn: learn to know, learn to be, learn to do , learn to together.

Key words: humanist education; undergraduates

收稿日期: 2008-3-1

作者简介: 许纪霖(1957-), 男,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。